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十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纂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日校刊行

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在迤北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遂惶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

特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

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不然必蹈覆轍。上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內閣彭時憂去○命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

虜犯京既退。登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推。乞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又傳虜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

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淶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用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倖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是年正月賊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

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許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山西行都司天城衛吏賈斌上疏進忠義集發回原衛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擅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

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究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二月進苗衷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學士謚忠愍○以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以孫原貞為兵部右侍郎參贊浙江軍務○吏部辦事吏徐鎮請禁大臣潛遣家歸不報○三月虜奉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是月虜入蒼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入萬

全入寧夏至慶陽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將獲虜諜言田達于道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苔兒不花王鐵哥不花王鐵哥平章脫脫不花王分道入寇虜意欲上皇不忍諸邊受害促賂議和迎駕也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

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將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是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斌太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依聽止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斌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

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鎣與喜寧飲城下。密約城上。於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鎗發。逆衆走散。鎣抱喜寧滾下壕中。遂擒入城。那哈出回營報知。上皇喜曰。這厮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如今拏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俊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既弑脫脫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挐輜重在哈剌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徙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廣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凉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為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

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遼西悉赴代州。遼東悉附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甲。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絶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攻立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患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問以群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猶有甚者

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縱欲息兵保民暫安一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忍恥偷生縱此虜驕悍乎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尸固其分也事下總督兵部及營中諸將校議于少保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爾國但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散守備討非爲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内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

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

上從謙議

都督董興破廣賊獲黃蕭養誅之封董興爲海寧伯

初楊信民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爲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黨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

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摧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師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衆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寧海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許貴言虜請和乞咨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知上意不欲迎駕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

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理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是時上皇蒙塵在虜也察虜和果實且與之和迎還車駕徐圖復讐可也夫和固爲背違君父而慮虜有無厭之求不和則兵終不可罷而君父終不可回豈臣子忠義之道乎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虜入鴈門關

特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定保定易州涿州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爲總兵官率精兵五千巡守各城禮辭老以都督同知劉安代之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文武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誘虜使情僞。彬等言虜果欲議和能兵。且奉還上皇。奏入上際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上皇[illegible]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剌殺其詐。誅京營邊塞嚴爲防禦。上曰善。勑阿剌曰我朝與爾兀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譎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

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卽阿剌必欲和好待乇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答來意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賊戰死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巳招降旣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

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阯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

立團營

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而不相統。毋遇調遣。逕摘奏撥。號令不同。兵將素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毋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在營操練。以備警急調用。就於三大營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提督。即以兵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城固原○六月丙戌。虜奉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都督楊俊論死。尋釋。降督府僉事。

時遣俊護𢈔剌使人出塞。俊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貴斬。諸裨校力解得什。比還。廷臣劾俊。論死。會俊嫡弟嗣侯傑卒。毋請什俊。弃傑得降督府僉事。遂得嗣父洪侯

秋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奉勑使虜

也先屢以議和不諧。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其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禮部議奏。奉迎上皇景帝不允。次日景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官絕虜。吏部尚書王直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曹過爲朕疑。今奈

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祇荅使臣遂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俞飼而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敢弗行乎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使虜中如何對曰實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入內復命遂陞李實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右少卿爲副使馬顯陞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你每去脫脫不花也先那裡須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上遺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

來和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減使臣賞賜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鬬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勑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頃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重齎金幣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illegible]

飯着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
阿剌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真
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刼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
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
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勑
諭阿剌知院遣可汗及也先阿剌各白金百兩金織文
綺八一時閣臣及府部諸臣奉承上意只言罷兵講和
絶不及迎回上皇之意賫等遂偕虜使完者脫歡等行
以七月十七日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與也先弁伊
婦開讀勑書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荅曰自
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

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厚恩近因奸臣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遮留太上皇帝駕擄掠人民殺害軍馬令阿剌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臬知太師特念前和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賫文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賫送賞賜給與太師并可汗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實心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朋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些鄉涿州一帶人馬賁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自闌入邊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

各門所役姚謙張關保既為使臣其從達達百餘人各
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
又曰又言罕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答曰此
上了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答曰太師軍馬南侵
父被害苦子為報仇兄被害苦弟為報仇人皆樂為從
軍今南朝差邊軍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
少者亦三五萬今太師奮勇無敵若父之仇且軍士獲一首
即得陞賞太師部下差使臣若無功賞行或一衣凡良答
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彼又差李貴我
着送到大同城裡因何亦不放回實答曰近時夜不收
報說哨到大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屍四五十

人拾得荷包一個內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知末審虛的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朝廷如叅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使同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了寶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加厚於人托為心腹令賫執金帛迎取上皇却又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裡眾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也是一朝人

乇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提住我留到今日麽明日引你去見實吞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人馬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人辛勤可飲數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牢之爲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賫達達可汗并阿剌知院勑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襍炒燒炙器皿等物實流下行禮畢唯見校尉袁彬軍餘劉子俊僧人夏繡三人侍左右上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坐牛車一輛馬一

匹。以爲移營之具。上曰。比先我來。非爲遊獵私己之事。乃爲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悞。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馬。圍京城。喜寧不肯送回。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又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問聖母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悉。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陛下蒙塵。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有言見陛下者。有言未見陛下。言語不一。又數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

雖知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內外文武群臣差人
來迎我回我情愿看守祖宗陵寢或爲百姓也好若不
來接我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
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爲重實詢知也先五日送牛二
隻羊一隻洗上爲供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陛下錦
衣玉食觀今衣服惡陋不堪有六米數升欲進上曰飲
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
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曰
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都歸罪於我我亦
知此人終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

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上賜酒飯畢上令至帖
木兒營中亨羊與伊婦把酒勸飲復回見上復命次議
大事實以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
果乃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二日也先宰馬
備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胡笳按拍歌勸酒曰你
每來時心裡可怕麽實荅曰自古敵國以禮爲上欲要
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躬冒危險
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
而然之曰有理的不怕無理的怕也先曰你每認的
上皇可想他麽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君父之恩豈罔

忘乎。我每之思上皇。即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取回。實荅曰。朝廷數次差人賫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大明皇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的皇帝。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圖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十四日。實與也先作辭。也先曰。差來接駕的。約至八月初五日若來遲。着差去兩箇達子。同兩箇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來。軍馬擾邊。莫說我

每失信。本日往辭上皇。時伯顏在側。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實曰。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朝廷。給賞慰勞。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封。令實賫回。曰。你去上福聖母太后。上福當今皇帝。也先非要土地。非要歲幣。惟要蟒龍幷織金綵段等物。差人早早賫來。實須命泣下。辭起程。與也先所差右丞把禿偕行。

普化可汗（即脫脫不花）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郞趙榮使虜

普化可汗遣使請和。文武大臣懼虜譎詐。莫敢往報。右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虜廷。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中書

舍人趙榮亦毅然請往工部尚書高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乃遣善及以榮爲工部右侍郎與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胤勣偕虜使皮兒馬黑麻使虜禮部尚書胡濙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

李實羅綺以虜使把禿朝見

李實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在虜與也先應答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上皇之意具與善等言之俾無背馳以全終始實等至京朝見上御文華殿召實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實頓首奏曰上福陛下備陳太上皇前旨皆無遺上曰也

先請和之意虜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歿。又因離家年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望陛下處置。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虜使把禿奏討迎駕大臣。上不許。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齎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不聽曰。虜情叵測。實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勅也先。附其使去。罷。丙寅。懋直等

再上言往者普化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啟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丁卯。李實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訂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日期。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群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

豫趦趄。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命臣。臣自揣忖。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遣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須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上皇。上曰。俟善還。將御史

畢鸞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兀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尚門副都御史朱鑑禦却之○八月楊善趙榮至虜營見上皇癸酉上皇發迤北

楊善等入虜境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

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只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濶。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踹。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搽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末齊發。俱打

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
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
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
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
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
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
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彼先汝父差使
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
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
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
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

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爲奸爲盜俱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吴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俱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吴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而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

朝人問使人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
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為他將一疋
剪做二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
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
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
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
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
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
豈不聞知荅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
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
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荅曰天位

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來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

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儻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乘輿揭簾視見候人然後就館

千戶龔遂榮下錦衣獄尋釋之

上皇之發迤北也庚辰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

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太薄上不喜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於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石亨于謙等不敢發一言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已而衆出危言遂止給事中葉盛程信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群立午門傍聚觀議論籍籍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踴躍今迎復禮宜厚而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復位否則貽譏萬世上詰諸大臣從何所得大臣言得書於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遂榮恐累高穀乃發憤自白曰書本臣出縛下錦衣衛獄上亦

不能深罪也尋釋之

丙戌上皇入居南宮。勑免群臣朝見

禮部尚書胡濙等又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請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迓輙中虜計。奈何大兄入城事在朕躬。朕迎東安門內同百官隨至南城卿等勿再紛更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愿居閑卿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荅拜。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勑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

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窺覦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
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
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
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
重以朕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顔見爾群臣乎所
請不允故諭癸巳上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明日上皇
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剌使人有差
內閣苗衷致仕○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
文淵閣○陞侯璡兵部尚書尋卒
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
且盡時普定圍尤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

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副總兵田
禮等以兵來會克隆里甕城羊賜楊老諸寨新添平越
清平都勻諸圍俱解帝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平莊
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
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英陳友
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
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韋同烈送京師然苗勢
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
乃以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苗蠻來降者多安置於河
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

將乘機竊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盗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關巡哨大同宣府○九月上皇在南宮○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冬十月改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賛京營軍務○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

謙以都督充鎮朔將軍總兵宣府時虜入石峪口又入龍門關謙不能禦輒敗都督江福援謙又敗詔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律封撫寧伯

普化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也先念上皇亦遣人貢馬所遣使人逾三千之數乃出五軍神機營官軍萬五千屯列居庸關十一月也先使還奏也先曰爾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并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宜安分順理勿聽惑浮言否則利歸於下怨歸於上太師察之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疋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假金三兩坐罪論發太師知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並致仕

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供酒一瓯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官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内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愿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已私事安得善終○正統間敬宗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

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敬宗人品高欲置之門下適工部侍郎盧陵周忱廵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敬宗同年微露其意周詣敬宗以其意達之敬宗曰余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以沐璘爲都督同知征南將軍總兵鎮守雲南○十二月

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〇革提學憲臣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〇二月大理寺丞薛瑄陞

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

節幾坐謀反文淸抗章辯之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文

淸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

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

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也先謀爲可汗刼掠晉化〇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

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

行坐不離時以文罷爲于謙妾内識患其黨比乃調罷於吏部時又有兵部侍郎王偉謙所薦也偉廼伺謙過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名入以偉奏手授偉問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子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偉惶愧

翰林學士周叙請面見說事不行

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郎於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上與敷對令知

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霞肝膽而不宣泄於外時不能行

三月賜進士柯潛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都御史王來擒湖廣苗酋韋同烈香爐山平○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絶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獘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爲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

外既而給事中李佩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
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
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
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
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末及上京
師傳之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須臾亂擺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獻篤尾中官競拾多盈袖金稍半墮羅裳緗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問知昨日六宮中翠擲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蕊拾得羊車不至飛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回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紫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憂怨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亂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在恤窮民願消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五月命江淵巡視淮徐諸郡〇六月朔日有食之〇秋七

月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冬十月浙
江福建盜平進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閩浙兩省地方
原貞於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立永
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忱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甲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
錢穀鉅萬一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
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
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
後理財者皆不能及也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恍爲廵撫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爭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問報餽遺往往不吝客遊其地者無虛日入人得其歡心釋子道人皆往見之所獲必過望又令其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時有詔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

陞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内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架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内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遂陞兵部右侍郎○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説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善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

目爲鴛鴦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循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歟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僉都御史李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鎡並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於延安門不許○改禮部尚書楊寧爲南京刑部尚書○調中書舍人何觀於外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

看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兼處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進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謫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深罪杖惟其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覬望云

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遣使貽瓦剌可汗書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問

楷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
以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壓賞宴勞
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書恐小
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於下怨結於上但无
刺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用
女在无刺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鎰以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司副使副都御史鎮
陜西慈祥清愼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
屯田水利塩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
每入朝民必遮道遊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

一久旱鑑至卽雨雨久鑑至必霽人益愛戴之初薦按察使王文入內臺正統景泰間文與鑑更出鎭陝西至是文當出陝代鑑文不欲行諷諸御史言巳風采乞留內臺乃以耿九疇出鎭陝西疇至除弊屏貪咸望大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按察亦不肯受約束疇奏得徑下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

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

先時訓導唐晃以修築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晃

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晃請逆晃山東巡撫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略竟夫有言晃嘗有修河績今吏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肯復言晃不足恤而國體所關甚重乞令晃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使上從之

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

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讐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虜復讐上不許

二月也先遣使獻捷

也先言故父脫歡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立普

化普化正堂也先姊也有子不得爲太子乃以他妻子爲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頓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之普化卒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疋奏捷命宴其使賜綵幣

進內閣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鎡戶部右侍郎○召左都御史王翺掌院事

先是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翺以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以出塞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尋陞左是時虜分寇廣寧翺清野困之虜遁去召還臺

三月彭時復爲翰林侍讀○有星孛於畢○夏四月命都

督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爲山西參政協贊軍務程信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督其軍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給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洽

大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請行屯田

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荒腴田地占作庄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曾有已行之明効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今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

於中受降城歲省錢三百萬縮此前事之明効也今三
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盩之此論誠
當今之急務也
增東宮官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太子
太傅王文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鎡爲太子
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五月甲午廢
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
立妃杭氏爲皇后
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於閣下諸學士各
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
易將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玹者思明土知府瑚

庶兄也瑀老子鈞龔知府玹欲殺均龔知府與其子璠
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
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瑀家支解瑀父子納甕
中瘞後圃即引衆還寨明日城中報至佯不知驚哭仆
地擗涙遣人告玹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玹子殺瑀
時瑀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玹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
脫走憲司訴玹父子殺瑀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
玹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玹大懼謀于侍郎
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濬爲太
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
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爲陷虜庭寇至都門幾

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
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郎循
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
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
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
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
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絶覬覦之望疏入
景帝大喜曰朕不知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
玹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
集文武群臣廷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

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尾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翺楊善等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霞林聰張文質等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余謙丁大亨強宏劉琚陸厚等上言父有天下必傳于子陛下膺大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黄玹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

亨懋淡直四人。太子太師山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軏文淵廉儀銘士悅石璞鐵文翱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鉉三人。太子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禎俞綱羅通四人太子少保五月甲午。立見濟為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皇后。后兄杭聚為錦衣正千戶。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梃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沖年。百官朝朔望。丁酉。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先是帝

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默然蓋帝所言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陳循于謙輩亦可以愧死矣

大赦蕢竑爲都督○命李賢姚夔等巡行天下考察庶官○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

時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翺乞用一人上命翺往蠻尋平

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致仕○罷兩廣守將董興武毅

以副總兵翁信陳旺鎮守廣東廣西○罷四川巡撫僉都
御史李匡以提督松番兵備侍郎羅綺及總兵都督徐海
整飭四川邊務○內閣王一寧卒○殺御用監左少監阮
浪

御用左少監阮浪侍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御
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粱扣綉茄袋鍍金結束
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忠蹴毬褫衣忠因見
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儀而入皇城白
裏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袋
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
浪入詔獄炮烙煅煉甚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帝既

殺阮浪猶欲窮治不已盧忠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乃已○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旣北狩陰遣使命鎭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曰。壬午乎。自今歳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旣而也先復入冠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第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乃與于謙從朝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八月熒惑晝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冬十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王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內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王文。奏上。果用文

召征苗總督都御史王來還京○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

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窒碍難於行事。故改爲巡撫都御史。因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也。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

而要更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
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
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許
也先遣人來貢馬請命使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
來構隙幾危宗社今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爲便遂勑
邊鎮練兵防虜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未客星見輿鬼○宴瓦剌
使臣於禮部
是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
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
携纍擄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贖

絲幣二表裏使臣初許言普化并也先令携還中國人

已乃遣不發賷繼十二三

十二月命僉都御史李秉提督宣府軍務兼巡撫○命僉都御史王竑巡撫江北仍總督漕運清理塩法○少傅王直請答使兎剌不許

少傅王直請答使兎剌下兵部議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為悖逆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貿紫織金大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派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殴守衛掠人財物至欲

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卽彎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通事都督昌英。毋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責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啟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

正月上皇在南宮○吏部尚書何文淵罷以王翺爲吏部尚書

御史練綱等。上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卽奏陞福建僉事李顒爲參政楊珏爲按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耳。夫所舉縱皆得人亦宜避嫌。况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贓私。且吏部推選

多不公。如向擧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毆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參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陞一級越陞左參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鉗其欲言之口。所以杜言路者。以言爲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復爾專權竊爵肆行欺罔臣等如復不言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

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乎。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險奸邪。羣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愚。失於覺舉。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

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耀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至是文淵罷　上命擧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却金館後以病乞歸正統間天下多事廷臣交章薦起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黜陟人才詭跡始露立身一敗雖有喬新爲之

予不能蓋其衍愆矣可不畏哉

改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時有旨買羊角為上供燈九疇疏曰昔宋神宗買新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是月復宴瓦剌使臣於禮部

春正月復宴瓦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於禮部敕瓦剌太師淮王也先太師求吝使朕恐人使交搆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

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鑲犀帶九鈒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

三月以軒輗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夏五月歲星晝見○王文憂去尋起復○增定各省鄉試取士額數

順天應天先一百名今各增三十五名浙江福建先六十名江西先六十五名湖廣先五十五名河南先五十名山東先四十五名今各增三十名廣東先五十名四川先四十五名陝西山西先四十名廣西先三十名今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先二十名今增十名

秋七月也先弒其可汗普化而自立爲可汗

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以八月入西番寇我甘凉

停輸豆武職管事世襲之例

刑科給事中曹凱上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者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所輸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朘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諸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端雖甚僥倖流甚大戶部無能足國創此敗壞名器之例

任本兵者果識不到此乎。抑阿意權貴莫之敢阻乎。乞勑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乃如凱言○又給事中徐廷章。上言七事。一重官爵言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慎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素無學問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顔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三嚴科貢。四却珍奇五固封守。六禁詔瀆七誅阿附言何文淵奸邪免官。許資等依附文淵並宜治罪。上曰。朕即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以聞。

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千餘騎皆陷內鎮守內臣陳公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賍二十事陳益疑登巡撫沈固又言鎮守不和乞更調景帝乃召陳還諭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耻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

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至是以病召還。

命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士

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

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從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
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
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
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然起以
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
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
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
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遁甲有九星
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
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
而北拱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圖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交紛其操練不如
法皆因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其法至今便焉
九月召薛瑄於南京爲大理卿○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
鎰致仕○陞蕭維禎爲左都御史羅通爲右都御史○冬
十月也先自稱大元田盛可汗遣使貢馬
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
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
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帝上以書
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

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勑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辨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勑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遣使抑溥言也先弑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弑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絶其使彼犯我邊塞卽興師致討幷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勑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夷狄酋長之

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何者脫脫不花爲可汗乃其世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弑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恐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勑封爲敬順王稱爲瓦剌王使下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先爲瓦剌可汗詔令再議臣等以爲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壁等以爲不便欲仍稱太師乞聖裁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上遂勑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

來奸計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
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勑治邊城守戒嚴特飛刺使臣
火只爾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
弟賽因孛羅督王諸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
塞上爲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
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

左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學正

先是廷議迎駕惟一車二馬足矣聰爲刑科言上皇北
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及議
易儲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雖竟
不能沮而人諒其忠以右司直郎商輅薦爲吏科都給

事中片吏部選法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罷諸理而後已又屢糾劾諸當事大臣益多衆忌遂嗾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文致其罪坐比擅選法灾大臣當連名署奏瀆禮部尚書胡濙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上立解聰左遷國子學正

徐珵更名有貞陞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侍講徐珵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禮也臣劾誤犯祖諱禮當避乃更名有貞字元武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有貞

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漥埿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涝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貞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博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

嶺灣又三里至李崖由李崖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淆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澧淵以至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沁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揵以水門下捍以長堤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閘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閘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

又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引漕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蠲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千有二萬鋌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

不可築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爲日五百五十有五君子曰元武之才徹有是役也白渠溉而不漕鄭渠漕而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不漕又不以貢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頹神視張秋輕重難易何如也

命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詔兀良哈貢使限二三人入京

守臣上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覘刺間諜故有是詔

冬十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 葬西山）○陞王竑爲副都御史仍巡撫督漕理鹽

竑在淮上有巡河御史王珉貪淫疏劾之謫珉戍開平。連歲災傷竑復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合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顛連流徙避者新春風雨連月寒冱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儒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

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
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
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
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
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
明庶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
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
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
上嘉納引咎勑諸大臣修省被災郡邑賑濟紘又上疏
言飢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賑每遇過舟量
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

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鈌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鷦鷯之棲輯未寧更藉休養庶底康寧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〇二月詔求直言

是時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春分已過暖氣尚遲乃下詔修省令內外文武大小群僚直言無隱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言王振朘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為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廒

之用勿復輿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
京城内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一生言之
一時名震中外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
時値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
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
爲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列廟
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宫臣遠臣未知皇上于
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
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

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見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

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陋，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

五月，下監察御史鐘同、禮部郎中章綸于錦衣獄。黄霧四塞

監察御史鐘同方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爲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仍

禁獄中。章綸發憤亦即具疏陳修德弭災等事。曰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係于人君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納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

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慾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天地宗社付託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久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遠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鑒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臣又聞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皋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毋面從或

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太和之盛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勑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備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昔者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不越是而已矣故

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
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
解帶是孝之可法者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
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
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
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
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
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
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詔旨
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

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後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玆詔冊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立世子母杭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父

懷獻而邪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宫之位不可以久虚伏望皇上復后汪氏於正宫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宫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垂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宫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而可虞者不足平者矣尚有排異端等事語皆激切上大怒下錦衣獄炮烙鍛煉逼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

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

徐正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邊城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謫戍鐵嶺衛

出兵部觀政進士楊集爲安州知州

楊集以鍾同章綸二人下獄上書于謙略曰姦人黨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

州
齊庶人賢爀谷庶人賦灼移置南京敕守備大監谷賚賚尚
謹防察之
賢爀傳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絶齊庶人因請得谷庶人
第歲給食米二十石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敕儒臣纂修宋
元綱目○復命禮部纂修天下地理志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儀銘卒○改李賢爲吏部侍郎
賢爲君監録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分君擇取
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録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
跡浩漫難於徧覽今特録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

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直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頷之

十二月調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州判官卒

己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兩廣鎮守太監始此）○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協理部事出內閣江淵爲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馬昂破瀧水猺陞右都御史

許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鳳弟等殺掠民雁

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四彼瀧水雖傷猺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巢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谷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雖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雖傷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肎征也若調狼兵連合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

水入四面並進而相州入兵上流扼之且縱火盡焚其林木使無所蔽伏雖倚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禹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實由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擢爲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陛閤問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稟示出爲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橐推其餘餌過客得其權心且爲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

得璽頭。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擁實出。中貴去至部。部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中貴横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勑使毁勑。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蔬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以朱熹裔孫梴爲翰林院世五經博士○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史鍾同郎中章綸於闕庭

時廖莊以毋喪赴京關領勘合。於八月十七早朝見。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三人

至午門前杖一百。莊誦定羌驛丞。同綸囚禁獄中。同卒於獄。骸掩圜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以誠意伯劉基裔孫祿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仍兼文淵閣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穀進少保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源左右春坊大學士○以宋周惇頤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秋八月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屛左右諭之曰徐有貞

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鄙謙

覆試順天中式舉人

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内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名至榻前具白眞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

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照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巳爲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乔奏煩瀆聰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杲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况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一時以貴冑不可先寒酸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豈有身爲大臣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

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臣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倖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罪狀已彰人心共怒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發回原籍讀書

不報

九月湖南苗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之○冬十二月削寧王護衛

時僉都御史韓雍巡撫江西劾王不法并論府僚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官僚

丁丑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壬午上皇復即皇帝位

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富貴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洩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耳即日維禎集十三道御史議曰

今日與安之言若皆違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
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京
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
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
王文意不在此陳循輩知文意不言李賢問學士蕭鎡
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謂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
廷之意在誰繼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
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朕
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
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令辦事官報各衙門
日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

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遂會議於禮部。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擬明日對仗陳進。上之有疾也。武清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亨軏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常往返石亨家。人人莫知其故。是月十四日夜。亨等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

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
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軏等去兩日夜所會有功
言南城已審報矣討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
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軏遽佯言鬪虜騎
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亨等駕說
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勑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
命內官張永等補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白皇
太后即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以虛上皇
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閟
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
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軏覘亨

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令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戰久闕下時大小群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期。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鳴

上皇御樞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

會本遂不進